

砺兵

杨海磊 著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砺兵

杨海磊 著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砺兵/杨海磊著. —北京: 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 - 7 - 5073 - 3642 - 9

I. ①砺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0599 号

砺 兵

著 者/杨海磊

责任编辑/韩 冰

封面设计/孙彦红

出版发行/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/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
网 址/www.zywxpress.com

邮 编/100017

经 销/新华书店

排 版/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

印 刷/北京新魏印刷厂

787 × 1092mm 16 开 20 印张 250 千字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73 - 3642 - 9 定价: 39.8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谨以此书献给在血泊和苦难中
成长起来的新四军父辈

——作者题记



目 录

第一章 砺兵——1941 (1)

穷孩子杨小山十五岁当了新四军，第一次执行任务被吓坏了，第二次执行任务又搞砸了。调到了团部小鬼班，因为一泡尿挨了一个大耳光。小鬼班全体牺牲让他成熟起来，在一次反伏击战斗中，他救了团政委，并喊出几句日语，为连队赢得战机。

第二章 绝地——1946 (46)

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包围中原新四军，部队逃兵叛徒不断，连共事多年的老兵黄大庆也当逃兵了。九连连指导员杨小山对上级的部署不理解，也不知道靠什么维护军心掌握部队。找团政委发牢骚被训的面红耳赤，懂得了火把要自己燃烧起来，才能照亮别人。突围中，屡经挫折，但却在突围关键时刻，仅率二十六个兵，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营，为主力突围打开道路。突围最后一战，部队已濒临绝境，靠仅剩几颗子弹，他率部缴了一个国民党保安团的械，胜利突围。

第三章 孤军——1948 (147)

刘邓大军过黄河，却把杨小山一个人远远扔到敌人后方，

领导一支小游击队。这支由伤兵、掉队人员、逃兵、农民和学生组成的队伍，在杨小山的带领下，惩处保安队，伏击保安团，破坏运输线，与整团建制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旋。把敌人后院搅得鸡犬不宁，游击队也成长为一支装备精良，战力强悍的解放军连队。为保卫共产党县政府，打马队，重创广西军时，两个排长英勇牺牲。为配合淮海战役，炸长江坡大桥，黄大庆牺牲。首次解放云州城，杨小山第一个冲入城内，并亲手活捉敌酋李中英。为吸引敌主力，他率一个连，与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斗法，突围时受重伤。

第四章 尾声 (291)

为保生命，医生要给他锯腿。上了手术台，他却反悔动枪。伤愈后转业，任新解放区公安局长，但军人性格和情结无法改变。老部队有新任务，召唤他归队。已改任县委书记的老政委，有心留他在身边工作。他说出在手术台上反悔的原由，令老政委落泪。返回部队后，他随四野广西剿匪，亲自指挥消灭国民党残匪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规模抵抗的战斗，是年二十四岁。



第一章 砺兵——1941

杨小山刚满十五岁当了新四军，却没有想到，入伍后第一个任务是当刽子手。也就是手持钢刀，法场行刑。

那是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一个夜晚。

新四军五师某独立团直属特务连长途奔袭至豫南一小镇，黎明时分发起攻击，没费什么力气就结束战斗。全歼皇协军一个中队，并把守敌的头头，当地一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，从被窝里拎了出来。

第二天早上召开群众大会，指导员登台先慷慨激昂了一番抗日救国的大道理，又娓娓道来了一通共产党新四军团结抗日优待俘虏的好政策。

台下百姓赞叹如潮，也把台下蹲着的一群俘虏感动地一塌糊涂。有的哭天抹泪，说啥也要干新四军了。有的领了路费，千恩万谢，恋恋不舍。

然后连长登台，神情犹如天神罗刹，高声宣布对那个血债累

累的大汉奸执行死刑，并立即执行。

台下群众呼声雷动。

警通班班长王金龙是个红军时代的老兵，一脸络腮胡子。听到连长的命令，他习惯性地拔出背后的鬼头大刀，却听到连长说：“你省省吧，让新兵去练练胆儿。”

警通班的战士，大都是入伍三个月以上，有过数十次战斗经历的老兵。新兵，只有杨小山一个人。当天，他入伍不到一个星期。

“杨小山！”

“到！”一个黑黑瘦瘦，灰上衣下摆快包住膝盖的小战士应声出列。

王金龙把鬼头大刀双手托起，送到小战士面前，目射寒光。

“去，砍了他，给老乡们报仇！”

“是！”

杨小山回答很干脆，但他接过那柄寒光闪闪的鬼头大刀时，双手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此时，台下群众的情绪犹如海潮澎湃，呼声此起彼伏。

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挥着剪刀，泪流满面，发疯似地要挣脱维持会场秩序战士们的手臂，口里嚷着，要为死去的女儿报仇。

然而，眼前这一切足可激起一颗年轻心灵产生狂野冲动的东西，在杨小山接过鬼头大刀之后，似乎不起作用了。

他大脑里一片空白，身心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巨大恐怖紧紧扼住，小脸儿变得苍白，甚至呼吸也有些困难了。

这孩子长这么大，连只鸡都没杀过。

老班长王金龙心里嘀咕，唉，当兵杀人，谁都要有这头一遭儿。可这还是个孩子……嘴里却说：“稳住神，别像个娘们儿。”



“是！”

杨小山拎着刀，茫然地跟着老班长走到台前跪着的汉奸背后，等待执行口令。

前面这个人身材很高大。虽然跪着，头部也差不多抵杨小山肩部一般高。大分头，黑色府绸夹袄。虽然看不见面部，但杨小山从这个人木然的背部感觉到，他其实并不害怕。

这家伙不知杀了多少人呢。这样想，杨小山觉得手上似乎有了些许力气。

“预备——”，老班长立在旁边，举手发令。

杨小山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双手紧握刀柄，斜举过头。

“杀！”

军令如山。老班长话音未落，杨小山鼓足全身力气挥刀砍下。但却在刀刃与肉体接触的一刹那，本能地闭上眼睛。身体随之不由自主地向后倾斜了一下。

刀锋过后，他看到前面的人没倒。只是黑府绸夹袄从肩至腰裂开一条浅缝，很快，又渗出大片大片的污血。

那人身体开始不住地扭动，脖子极力向后转来。

杨小山看到了一张狰狞鄙污的面孔，并听到一句沙哑的话，像从深深的地洞里飘出来，“给老子利索点！这手头活也太差了。”

杨小山感到全身毛孔飕飕窜凉气，灵魂似乎瞬间也离开了身体。整个人摇摇晃晃，刀也快握不住了。

老班长忍不下去了。

他一把拉过这个几乎快晕过去的新兵，接过刀，右手倒握刀柄，刀身紧贴右臂，刀锋向外，站到左侧。对新兵说：“站好，看我的。”

说罢，他拍了一下犯人的肩膀，那个大汉奸本能地伸了一下

脖子。老班长趁机斜上一步，右臂顺势一抡，刀锋呈半圆状，斜推出去。

一道寒光闪过，老班长收刀，原姿挺立。那颗硕大的头颅这才重重落下，腔子里喷出一尺多高的血，半堵墙般的身躯颓然倒入尘埃。

人群里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和口号。

事后杨小山病了，发烧冒冷汗说胡话。幸有老班长王金龙悉心照料，几天后无恙。

这件事引起连长对杨小山的不满。他跟指导员嘀咕，“这孩子没出息，杀个把汉奸都吓成那个样子，哪像特务连的兵。”

指导员却说，“一个十五岁的失学孩子，只读过人之初性本善。你哪能要求人家一夜之间，就变成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。”

连长撇了撇嘴，“那你把他送到团部小鬼班吧。学几句日本话，打仗时在后面喊几句缴枪不杀什么的。”

指导员笑了笑，“是个好主意。下次再到团部时，我就给送去。不过……，再几仗，我怕你又舍不得了。”

连长摇了摇头，满脸不相信。

二

十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特务连接到团部紧急命令，在吴家山设伏，阻击增援赵家楼据点的日伪军。命令要求，全连中午进入设伏地点展开。

连长跟指导员大发牢骚，“拔据点吃肥肉的美差轮不到我们。要我们打阻击，拼消耗嘛！团里不知道我们连每个兵，枪里有几颗子弹啊？”

指导员用连长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堵连长的嘴，“我们特务



连是干什么吃的？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，拼刺刀拼手榴弹是我们的看家本领。子弹少有子弹少的打法，什么仗，咱特务连还能打不好？”

连长瞪了瞪眼睛，闭上嘴巴。

命令下达后，全连战士们擦枪的擦枪，磨刀的磨刀，情绪犹如小孩子过年般地兴高采烈。一则因为大白天打阻击，一反特务连夜战偷袭打埋伏的常规战斗模式。不用说，是场硬仗。二则凡是一场硬仗前，指导员总是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搞上一顿好吃的，犒劳战士们。

一九四一年河南春荒，日伪军烧杀掳掠，国民党地方政府横征暴敛，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，逃荒要饭。新四军五师又明令，所属各部不得与地方百姓争食。

所以，即使特务连这样的主力，一两天吃不上饭也是常事。今天，战士们知道有场硬仗可打，还有顿饱饭可吃，便感到分外高兴。

为了这顿饭，指导员找地方党组织帮忙。地方同志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上午十点左右传来话，饭菜已备好，请部队速派人护送。

王金龙接到护送命令时，正在埋头磨他那把鬼头大刀。杨小山蹲在旁边瞅着，心里正犯愁。部队要打大仗了，大家都在忙东忙西地准备着，而自己腰里就别着一颗手榴弹，也没啥可忙活的。

老班长这时正沉浸在临阵厮杀前的亢奋情绪之中。护送饭菜这活儿，他瞅了瞅旁边一脸孩子气的杨小山，寻思道，这个时候，还是让这个新兵蛋子去干这活挺合适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还把自己那支步骑枪挎到杨小山的肩上。

“那村子离这有二里多地，路上千万小心，快去快回。大伙都在等着这顿饭呢。”

“是!”

杨小山兴奋的声音都有点发颤。原因是这支步骑枪，他瞅了好多天都没敢碰。今天居然真的挎在自己肩上了。

老班长又叮嘱，“这枪里只有五发子弹。没有遇到紧急情况，千万不要开枪，记住。”

“是!”

杨小山给班长敬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军礼，神气活现地走了。

一路急如星火赶到村子。杨小山见地方同志已将热气腾腾的饭菜分装到两辆手推车上，便赶紧告别，带着两名推车老乡踏上归途。

回来的路上，杨小山荷枪走在前面。两位推车老乡一声不响，紧紧跟在后面。走着走着，杨小山看见，前面土路上出现了一些断续而行的难民。这些人三五一群，拖老带小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衣衫破烂，目光呆滞，蹒跚而行。

杨小山有些紧张，问推车老乡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。两位老乡都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，杨小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

渐渐，路面上的饥民越来越多了。几十个，甚至上百个，前面的路眼看着就要被堵住了。

起初，这些人并没有太注意这两辆手推车和这个小当兵的。但随风飘来的阵阵饭菜香味，却使他们呆滞的目光活泛起来。

有些人不由自主地朝小推车走过来，杨小山和两位老乡虽然尽力避开他们走，但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。不多时，前后左右都密密麻麻地围满了人，已经走不动了。

杨小山绝望的端起了枪，大声喊：“老乡们，我们是新四军，是打日本鬼子的，我们马上就要打仗了，这可是我们的军粮啊！你们可千万不要动，求求你们了，赶快把路让开！”

也不知这些难民多久没有吃上饭了。



此时此刻，他们只知道眼前这两车饭菜会给他们带来活下去的希望，除了杨小山手里那支枪对他们还有些威慑作用，带着哭腔的喊话不起任何效果。

就这样，杨小山端枪守着两车饭菜。难民们围着不肯让路，也不敢靠得太近。双方僵持着。

豫南的初春是寒冷的。

在一九四一年这个春寒料峭的上午，惨白的阳光，也让人感受不到丝毫暖意的时刻，杨小山忽然吃惊地发现，周围逼近他的这些人，居然大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，脸上都是乞求、无助和惊恐的表情。

他们如何落到这种地步？他们的儿子在哪？他们的丈夫在哪？他们的父亲在哪？

杨小山心里一阵阵发酸，枪口也垂了下来。

忽然，一个小女孩哭了。这小女孩离杨小山很近，只有八九岁的样子。一双不断滚落下大颗大颗泪珠的眼睛，使杨小山感到似乎在哪里见过。

哦，他想起来了。

那是一个月前他离开家的那一天，他的妹妹，和眼前这个小女孩差不多一般大。长得极为相似的一双大眼睛，同样滚落着大颗大颗的泪花。

妹妹拉着他的手，说，哥，不走行吗？

哥说，不行。不去当兵，咱俩都活不下去。

杨小山离家时，父亲已去世，母亲外出讨饭。家里仅剩几斤糙米，他都留给了妹妹。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

杨小山感到眼眶像火灼般一阵阵发热。

他别过脸去，把枪收回肩上。转身从车上拿出一个馒头，弯腰递给小女孩，含着泪说：“别哭了，小妹妹，吃吧。”

小女孩立刻停止哭泣，接过馒头，大口狼吞虎咽起来。

难民们骚动起来。等杨小山站起身来时，已经晚了。

他只觉得无数条瘦骨伶仃青筋毕露的手臂突然伸出来，像一片巨大的树丛，顷刻间，把他和两辆手推车都吞没了。

指导员的苦心经营泡汤了。

战士们眼巴巴等着的一顿饱饭没吃上，都有些垂头丧气。杨小山没有完成任务，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，更觉得对不起大家，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鼻涕眼泪一大把，犹如滔滔江河之水泛滥。

连长无话可说，却也无名火起。

“王金龙！”他大叫。

“到！”

“谁让你派个新兵蛋子去执行任务？”

老班长对连长的邪火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他一边用拇指拭着刀刃，一边说：“送饭这活不派新兵去，待会儿上阵拼刺刀，你想让谁上？”

连长气得干瞪眼说不出话。

老班长把大刀插入刀鞘，继续说：“即使派老兵去，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也真得没啥更好的办法。”

“咋没办法？朝天放两枪，吓唬跑了，不就得了。”

一个大个子战士插嘴，此人在国民党正规部队干过两年。东北人，拼刺刀功夫甚为了得，饭量也很大。

“放屁！”

连长终于找到了出火口，“你以为新四军和国民党部队一个样啊？那老百姓是新四军的爹妈，知道不？你在家敢拿枪吓唬你爹妈吗？”

“那爹妈也不兴和孩子抢饭吃啊，打日本鬼子，咱不怕死。



“当饿死鬼，冤！”

大个子仍不服气。

杨小山的哭声更大了。连长正待继续发作，指导员走了过来，摆了摆手，“咱们该出发了。”

“全体集合！”连长大声命令。

杨小山不敢再哭了。他擦了擦眼泪，想整理一下军容，这才发现浑身上下都是尘土，上衣也破了好几处。

老班长赶紧一把将他拉进队列，让他站在自己身后。

“同志们——稍息。”指导员笑吟吟的说，“大家肚子是不是很饿啊？全体默不出声。”

“其实我也很饿。”

指导员的表情突然变得很诡异，“但是，假如我们今天都亲眼看见了杨小山同志遇到的情况，杨小山同志也朝天放了两枪，把饭给推回来了。请问，这顿饭，我们谁有本事能张口吃下？”

指导员扫视了一眼队伍，声色俱厉，“有谁能？请举手！”

全体肃然。

大个子战士咳嗽一声，脑袋也低了下来。

“不错。”

指导员满意地点了点头，“都是新四军的兵。”

指导员停了一下，接着又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如果在这里，今天有人敢举手，那他马上把衣服脱掉，枪留下，赶紧滚回家去！因为他不配穿这身军装，更不配当新四军的兵。”

指导员声音不大，但却犹如一记重锤敲在铜鼓上，余音震荡不绝。

指导员继续说：“杨小山同志的确没有完成我们连的任务。但五师的命令，是要求我们不得与百姓争食。”

“刚才我检查了他的枪，五发子弹一颗没少可。这说明杨小

山同志虽然入伍时间很短，却是一个有觉悟的新四军战士。他知道自己当得是谁的兵。”

指导员的话再次击破了杨小山的泪腺，大颗大颗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“我们的确很饿，还要饿着肚子打场硬仗。”

“可是同志们，狼，只有饿着肚子的时候才是最凶猛的。对日本鬼子，对汉奸，我们就是狼！今天，我们就要像饿狼一样，把吴家山的敌人当成这顿没吃上的中午饭，一口吃掉！有没有信心？”

“有！”

一百多条喉咙山呼海啸般地喊出了同一个字，其中也夹杂着杨小山稚嫩的嗓音。

饿着肚子的特务连全体，瞪着饿狼般阴郁凌厉的眼神，朝吴家山出发了。

三

在豫南众多的丛山峻岭中，吴家山只是一座无名的小山丘，山势平坦，无险可依，并不是个打阻击的理想之地。

但它俯视县城，紧扼通往赵家楼的公路要冲。要想堵住增援之敌，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了。

特务连是在中午十二点半到达这里的。连长铁着脸低声下令：“全体隐蔽好，我不开枪谁都不许开枪！”一百多号人迅速消失在山上的乱石堆后、洼地里和枯草丛中。

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从县城到这里的公路上泛起阵阵烟尘，敌人出来了。



当他们接近吴家山附近时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停止了行进。

一个日本兵端着机枪走下公路，朝山上扫射了一梭子子弹。停了一会儿，见没有动静，又有四五十号皇协军下了公路，端着枪大模大样朝山上走来。

趴在洼地里的杨小山，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，心脏狂跳不已。他哆哆嗦嗦地把那颗手榴弹掏了出来，却被老班长轻轻碰了一下，“没事，那是瞎咋唬。”

杨小山看见老班长脸上平静如水。于是也镇定下来。

他数了数，日本兵一个小队，十二个人。还有一个挎着指挥刀的官。加上皇协军三个中队，共计二百多人。

此时，朝山岗上走来的这些皇协军们，一边走一边胡乱放枪，嘴里还瞎嚷嚷着，“别藏了，都看见啦！出来投降吧，皇军的好处大大地有啊！”

特务连全体官兵沉默着，一声不响，好像和这座山丘已经融为一体了。

狂妄的敌人离阵地越来越近，五十米，四十米，三十米，二十米……杨小山的心脏已经快提到嗓子眼儿了。他忍不住扭过脑袋，瞅见蹲在乱石堆后守着机枪的连长，手里的驳壳枪大机头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张开了。

“嗨，这里有个打死的！”突然有一个皇协军停下脚步，大声嚷嚷，其他敌人也放松了搜索，跟着凑过去看看热闹。

“呼——”，连长的枪响了，那个咋唬的敌人一头栽倒。

战士们也开枪了。虽然枪声稀稀落落，但声声短促沉闷。因为距离短，命中率高，也就十秒左右的功夫，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家伙们，在山坡前面扑通扑通闷头倒下二十多个。

剩下的，一个个吓得活像半夜里遇见了鬼，哭爹叫娘，转身就跑。有几个跑得慢的，很快被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放倒。